



宝珀“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

产品编号 15GSQ

JB
1735
BLANCPAIN
MANUFACTURE DE HAUTE HORLOGERIE

宝珀“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
产品编号：15GSQ 1513 55B / 15GSQ 3613 55B

山谷奇技，声乐造艺
宝珀BLANCPAIN首创
“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
超复杂功能腕表



核心亮点

首创双旋律大自鸣

腕表大自鸣功能配备两种可切换旋律，通过按压表壳上的按钮，实现经典西敏寺钟声与音乐人埃里克·辛格为宝珀创作的原创旋律间的随意切换。根据独特的报时机制，腕表每逢整点会完整奏响四个刻钟，加长版的报时奏鸣极大提升了艺术表现力，在整个大自鸣腕表制造领域都极为罕见。

日期逆跳式万年历

彻底重构的全新日期逆跳式万年历机制完美融入机芯设计，配备经重新设计的宝珀品牌专利技术表耳下方隐藏式调校器，只需指尖轻按即可轻松调校，无需借助任何工具。

浮动式飞鸟陀飞轮

搭载升级后的宝珀标志性浮动式飞鸟陀飞轮。相较于1989年问世的首枚宝珀浮动式陀飞轮，全新腕表搭载的浮动式陀飞轮配备了防磁硅游丝，振频亦提升至4赫兹。



宝珀超复杂腕表史开启新篇章

历时八年研发，涵盖1200张技术图纸、研发创制21项专利技术（其中的13项已融入机芯最终结构）。整枚腕表共由1116个独立零部件组装而成，其中机芯部分独占1053个零部件。全新腕表全程由宝珀自主设计、制造、组装与装饰。

超群的声学表现

四枚音锤独立敲击，分别奏响E、G、F、B四个音符。表圈内置声学振膜以增强传声效果，成就细节丰富的超群音乐质感，远超单纯的响度追求。另配静音磁力调速器，确保报时声响更为纯净。

传统手工打磨

26枚夹板与主夹板皆由18K金打造，运用倒角（含135个内角）、鱼鳞纹（珍珠圆点纹）、镜面抛光、钻石铣削及直纹拉丝等传统打磨工艺，所有打磨工序均由宝珀Le Brassus大复杂制表工坊的能工巧匠手工完成。无论正面还是背面，可见或是隐藏，所有零部件皆施以同等精心装饰。

机芯安全调校机制

机芯集成五大安全调校保护系统，有效防止误操作可能对机芯造成的损伤。

为腕间佩戴而生的超复杂腕表

腕表表径47毫米，表耳到表耳距离（即表壳整体长度，含两侧表耳）54.6毫米，厚度14.5毫米，至繁至简，在机芯融合超复杂功能与装饰艺术的同时，这款通过全部检测与认证的腕表杰作依然保有卓越的日常佩戴舒适度。

特别呈献专属表盒

由汝拉山谷（Vallée de Joux）传奇森林秘境的云杉木材打造而成。它不仅是一只腕表展示盒，更代表着延续了数百年的共鸣云杉工艺传统——这种木材因其卓越的声学特性而备受制琴师的青睐。由此制成的表盒化身天然共鸣箱，在放大报时鸣响的同时，也将腕表与汝拉山谷特有的、以手工奇技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

尊贵专属定制

每一枚腕表均可根据客人意愿量身定制，确保绝对专属。

宝珀制表传统：真正的高级制表

源自延续两个世纪的家族企业根基，宝珀始终以恪守高级制表传统为荣。宝珀制表厂坐落于瑞士高级制表摇篮——汝拉山谷，传承着从机芯设计、制作、组装到打磨装饰，都由品牌自主完成的制表传统。制表史上标志性的复杂功能与结构：全历月相、万年历、年历、陀飞轮、卡罗素、计时码表、两地时、响闹、三问报时，乃至如今的大自鸣报时功能，在宝珀的产品系列中得以纯粹地传承。如今，宝珀还自主生产精钢、陶瓷、K金、铂金及钛合金等各种材质的表壳。

大复杂功能在宝珀发展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行业标杆当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诞生的1735超复杂功能腕表。1735集三问报时、双追针计时、万年历与陀飞轮等复杂功能于一身，作为当时最复杂的自动上链腕表，曾有“1735表王”之称。

8年前，当宝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海耶克开始构想这一全新的大复杂功能项目时，他已清晰地意识到，过去的成就只是起点，品牌要迈向新的目标。报时腕表的终极形态并不止步于三问，自当迈向大自鸣之境。然而，仅打造一款全新的大自鸣腕表远远不够。海耶克向品牌机芯设计团队提出的全新愿景激发了更宏大的抱负，那就是要打造一款能推动制表艺术进阶的大自鸣杰作。自鸣表的边界将从单纯的“鸣响报时”跃升至“以复杂旋律报时”。正如海耶克所言，这远非终点。

“大自鸣报时是制表工艺中最难打造的复杂功能之一，堪称制表复杂功能的至高巅峰。我期望打造一款佩戴舒适的大自鸣腕表，而不是只珍藏在保险柜里的摆设。它需要呈现两段极富音乐性的旋律，最重要的是，当报时乐声响起时，它能令你会心一笑，唤起真挚的情感流动。透过镂空设计，报时机制中四枚交替敲击的音锤尽收眼底；高级制表终极打磨的华美金质机芯更汇集了13项品牌专利创新技术——期待能以此触动最具热情的腕表鉴赏家们的心弦。”

鸣响报时

如今，我们视鸣响报时为一项复杂功能，是对腕表常规走时轮系的精妙升华，标志着这枚時計已跻身最为稀有、迷人、震撼人心的高级制表杰作之列。然而回溯至14世纪，情形却恰恰相反。那时，大型修道院与村镇借助钟楼鸣响报时，其重要性远超指针与表盘对时间的视觉显示，是维系当时社会运转的基石。所有在钟声所及之处生活、劳作的人们，其作息节律和事务安排的规范化皆仰赖鸣响报时。正是这种绵延数百载的鸣响报时传承，铸就了大自鸣报时功能的深厚底蕴。宝珀“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所奏响的两段旋律之一——西敏寺钟声，其渊源可追溯至1793年的剑桥大学圣玛丽教堂——此后这段报时旋律随伦敦大本钟启用而闻名于世。

大自鸣和小白鸣

直到1992年，制表界都尚未出现具备大自鸣功能的腕表。鸣响报时仅能通过三问表实现，且需拨动滑杆为三问机构“上弦”并启动，以按需报时。除极少数例外，三问表通常以一高一低两个单音组合报出时分。

相较之下，大自鸣和小白鸣功能皆会伴随时间流逝自动报时。制表业界对大自鸣功能的严格定义是：每逢整点敲整点音符，每逢刻点（15、30、45分）既报整点又报刻点。小白鸣功能则有两种常见形式：最简易的基础款仅在整点鸣报小时，不报刻钟；更复杂的一种则会在整点报时后，于各刻钟单独报刻而不再报整点。大自鸣和小白鸣这两种报时机制均由机芯内的独立发条盒供能驱动，无需佩戴者通过拨动滑杆或其他方式预置蓄能。全新宝珀“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机芯即配备了两个独立发条盒，一个为常规走时轮系提供动力，另一个则同时驱动大、小白鸣并承担三问报时功能，省却了三问表传统的报时启动前先蓄能的步骤。



旋律报时

历史上首枚大自鸣腕表沿用了几乎所有三问表采用的双音韵律报时机制：即以低音报时、高音报分，刻钟则以高低两音组合鸣响。除极少数特例外，市面上大多数大自鸣腕表皆循此模式。

而宝珀则在全新“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中展现出了更宏大的视野。马克·海耶克先生的愿景是实现真正的旋律报时，伴随这一宏伟目标而来的是更为艰巨的挑战：要实现旋律的演绎，就需配齐Mi、Sol、Fa、Si四个独立的单音。仅此一项就令机芯的复杂程度倍增——这代表着必须配置四枚专属音锤，每锤对应一音。然而这仅仅是由鸣响报时迈向旋律报时的第一步。在相对简单的双音报时机制中，单音频率及其相对音高皆有较大弹性；一旦写成旋律，这种灵活性就不复存在了——每个音高必须精确无误方能和谐共鸣。这就像交响乐团首席的调音环节：演出前双簧管奏响标准A音，首席据此协调所有乐器至完全一致的音调与音高。宝珀的制表师则借助可测振频的激光设备，对四个音簧逐一进行精密测试与校准，确保四个音符的频率达成完美和谐。

旋律演绎还存在第二项核心要素，那就是精准的节奏，这一点简易双音报时就不具备。人耳可辨识旋律中细微至十分之一秒的节奏偏差。与三问表一样，宝珀“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也配备了调速器来控制报时速率。为此，宝珀创新搭载了品牌专利技术的磁力调速器——较早期设计有了重大突破。该装置完全静音，不会产生机械噪音干扰鸣响，且比传统结构提供更稳定的节奏控制。

然而，旋律报时对精度有着更高要求。与四个音符的音高一样，节拍间隔也需科学量化。在宝珀的品牌实验室内，工程师会先提供分析数据与技术见解，指导制表师运用精湛的传统制表技艺，对报时机制中齿轮的齿形进行微米级微调。先进科技与手工工艺的协作确保了节奏完美均匀，最终将误差控制在十分之一秒内。

宝珀在报时旋律创作方面也造诣精湛，这在整点报时中尽数展现。与其他在整点时只报整点不报刻钟的大自鸣表不同，宝珀“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在整点时会奏响悠长的整点音符，并奏响四个完整的刻钟旋律，演绎一首完整“乐曲”。

音质与音量始终是旋律报时的核心追求。马克·海耶克曾将欣赏报时声韵比作饮鉴佳酿：

“聆听报时声韵犹如品鉴顶级美酒，其评价标准绝非只关乎音量大小，更在于清晰度、共鸣感、持久度与层次感。品味顶级自鸣装置的声韵，实为一段动人心弦的情感体验。”

为实现绝妙音质，宝珀“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特别配置了经大量测试后精选的金质音簧。在对多种合金进行评估后，金质始终呈现最卓绝、细腻的声学表现。选用金质音簧并非出于惯例，而是在追求绝妙音质进程中，经严苛实验与深思熟虑后的理性选择。

报时音量也是机制研发过程中的一个关注重点。为了有效促进机芯声波向空气的高效传导，宝珀的腕表设计师们独创了一种嵌于表圈内部的金质声学振膜。此项结构正是宝珀“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所包含的13项品牌专利技术之一。



埃里克·辛格

埃里克·辛格既是狂热的腕表收藏家，亦是声名远扬的音乐人。这位才华横溢的美国鼓手因与硬摇滚乐队KISS的长期合作而享誉乐坛，在其艺术生涯中，还曾与黑色安息日（Black Sabbath）、爱丽丝·库珀（Alice Cooper）、丽塔·福特（Lita Ford）、荒原乐队（Badlands）、布莱恩·梅（Brian May）、盖瑞·摩尔（Gary Moore）及他本人组建的乐队ESP碰撞出璀璨火花。辛格参与录制超过75张专辑与11张迷你专辑，已被公认为摇滚界最多才多艺且备受敬重的鼓手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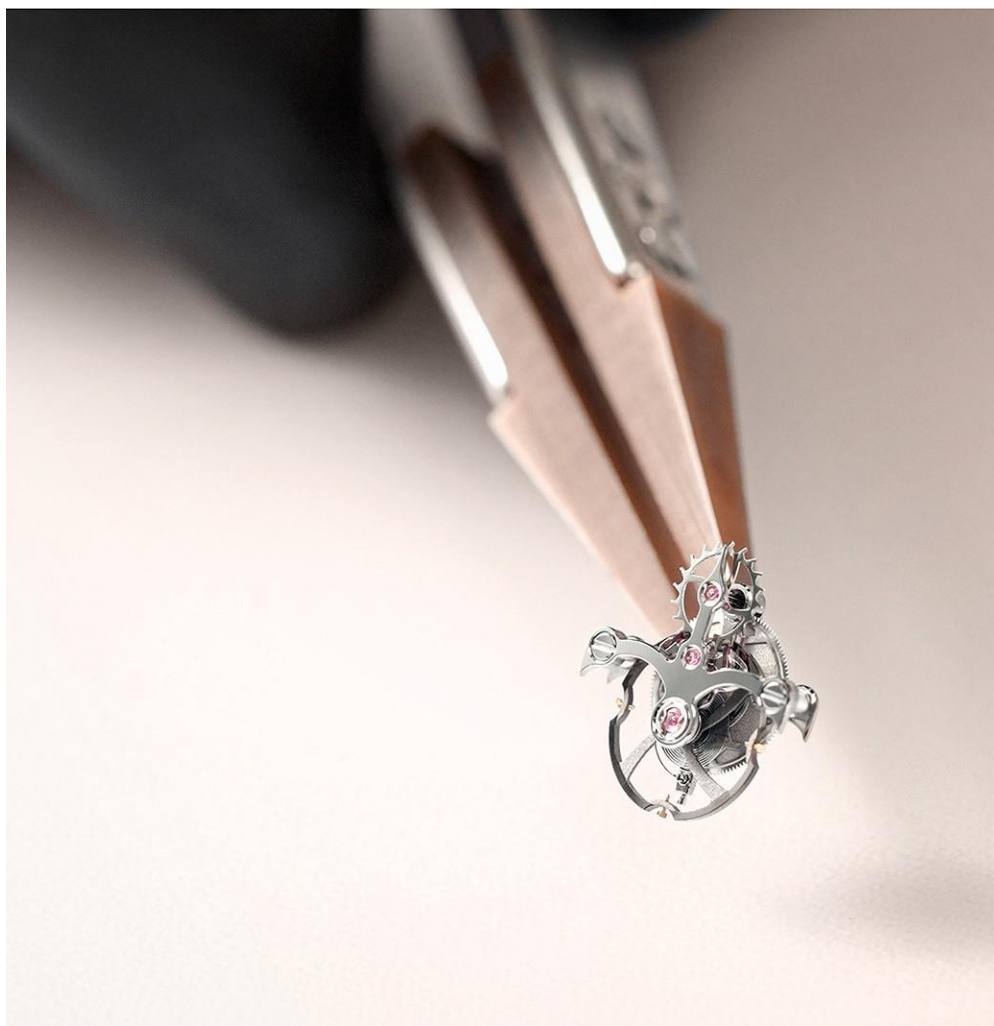
埃里克·辛格与马克·海耶克是多年好友，当海耶克决意为宝珀“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搭载第二段报时旋律，藉此开创制表新纪元时，辛格成为了执掌旋律创作的不二人选。这位音乐人数易其稿，创作了多首候选原创曲目，更坦言这对他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创作体验。在谱曲过程中，辛格与其挚友、著名键盘手德瑞克·谢里尼安（Derek Sherinian）紧密协作，后者敏锐的音乐洞察力与对旋律和谐的精妙感知，为最终旋律的成型注入灵魂。二人匠心独运，将机芯的技术局限性逆转成了腕间時計独特的音乐印记。

“当宝珀团队向我展示腕表的技术参数时，”他开玩笑说：“简直像是在读天书。”

“真正构成挑战的，是我们发现只有四个单音可以用，这对一枚腕表来说或许已经足够多了，但就音乐人的创作而言却是莫大的桎梏。如何在这种束缚之下谱写乐章，是我必须解开的谜题，也是让我和德瑞克深感此次合作精彩有趣的魅力所在。”

辛格创作的这段旋律被命名为“宝珀乐章”。佩戴者只需按下按钮，即可在西敏寺钟声与宝珀乐章之间随心切换。得益于报时机制内配备的导柱轮装置，旋律切换按钮触感顺滑，操作始终流畅自如。





飞鸟陀飞轮

1989年问世以来，宝珀的飞鸟陀飞轮已然成为品牌标志。“飞鸟”的由来，在于宝珀浮动式陀飞轮突破了传统陀飞轮需由上下夹板共同固定的结构桎梏，大胆移除了上夹板，完全通过单边底部支撑承载整个陀飞轮框架及其内部的摆轮、游丝与擒纵系统，仿佛悬浮于空中一般，如大鸟自由飞行。当年这项革新设计，不仅是腕表领域的首创之举，更因无遮挡呈现陀飞轮旋转的动感美态而备受推崇。

在宝珀“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中，这一传奇装置再臻新境：振频由3赫兹提升至4赫兹，并配备硅质游丝——此举不仅赋予机芯防磁特性，更通过轻量化材质、理想几何结构，以及主发条动力变化时更稳定的摆幅这三重优势提升了腕表的走时精准度。除了制表技术方面的进步，宝珀“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更彰显了浮动式飞鸟陀飞轮特有的美学魅力：陀飞轮框架的打磨工艺，尤其是经镜面抛光的框架表面，营造出了非凡的光影效果，这场流光溢彩的视觉盛宴放大了机械装置的优雅动态，吸引着人们目光追随它的每一次旋动。

日期逆跳式万年历

如宝珀“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这般卓绝的时计，理当搭载制表业界享有盛名且最为实用的复杂功能之一——万年历。尽管宝珀的腕表系列中已拥有多款搭载万年历功能的作品，但全新腕表却需要一种全新的结构——一个在大复杂功能领域也极为罕见的创举。业界现行的主流方案通常会将万年历机制以独立模块的形式安装于专用夹板上，脱离于主夹板。然而，附加的万年历夹板势必会掩盖、遮挡精妙报时机制的观赏视界，与“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的开放式机械结构理念背道而驰。因此，宝珀选择了另一种更难实现的方案：让万年历机制完全融入机芯结构，彻底摒弃采用独立夹板的常规做法。

日期显示沿机芯左缘布置，星期、月份与闰年则设于右侧的两个专用小表盘上。通常情况下，宝珀专利技术的、置于表耳下方的隐藏式调校装置会被纳入表壳内部，通过微型弹簧实现按钮的回弹复位，佩戴者无需借助任何工具，只需指尖轻按即可完成调校。然而，为了契合“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的声学振膜结构，设计必须经过重新构思——调校器连同回弹弹簧被直接集成于机芯内部——如此突破陈规的解决方案，既延续了便捷的操作体验，又彰显了优雅的技术美学，堪称宝珀制表精神的完美注脚。





打磨工艺

精细打磨是一门艺术。宝珀在Le Brassus大复杂制表工坊内专门设有打磨工作室，技巧娴熟的大师巧匠在这里实践全套的传统打磨纹样与技艺。

为彰显手工技艺之美，宝珀特意选用了18K金来打造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机芯的主夹板和夹板。这一材质不仅能成就令人惊艳的视觉效果，更能展现出匠人的超凡技艺与卓绝耐心——其柔软质地较传统金属材质更难驾驭，因而毫无容错空间。K金材质不仅赋予了机芯独特的温润光泽，其抛光饰面更散发出远胜传统黄铜或德银的璀璨辉光。

秉承臻品時計应有的制作标准，宝珀将打磨工艺倾注于每一个细节：不仅精心雕饰透过镂空表盘与透明表背可见的零部件侧面，更对隐于视野之外的各个表面施以完全同等级的打磨装饰——这些通常唯有在制表师组装或是多年后在修表师保养时方能得见的隐秘角落，同样承载着高级制表打磨的匠心技艺。

打磨工作室的匠人们为机芯零部件精雕细琢的135处利落内角，正是精湛手工打磨技艺的有力证明。这些闪亮的内角只能依靠手工呈现：先以手工雕琢边缘轮廓，再依次使用逐级细腻的磨料进行木质工具辅助抛光，最后采用生长于汝拉山谷的野生龙胆木的茎干完成终极抛光。

懂行的腕表鉴赏家常会通过利落的内角来检验机芯打磨工艺的优劣，因为他们深知，电动工具永远无法雕琢出如此精品，它们是传统高级制表手工打磨技艺已臻化境的明证。





制表大师

对制表师而言，世界常缩微至方寸之境：目镜下的微观宇宙，毫米级精密零件的微茫天地，制表工作台前的凝神屏息……外界喧嚣于此尽数隔绝。然而对赋予宝珀“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生命的罗曼（Romain）与约安（Yoann）而言，这样的描述只能算说对了一半。这两位制表大师在宝珀供职已有十余年，他们的职业生涯多半倾注于三问报时装置的打造上。但组装这枚由1000多枚零部件构建而成的“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却极大拓展了他们的技艺疆界。他们需挣脱目镜与制表工作台与世隔绝的结界，不仅彼此协作，更与机芯设计师通力融合，共同完善构建这枚“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所需的精妙工法。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远非三问报时装置可比拟——三问报时在音调与节奏上拥有较大宽容度，报时声只需大致清悦、规整即可；而“大音乐家-双旋律大小自鸣”超复杂功能腕表却处在截然不同的维度：它所奏响的两段旋律必须拥有分毫不差的音准与史无前例的节奏精度。不仅如此，相较于其他大复杂功能机制，该腕表将所有机械元件完全集成在同一块主夹板之上，构筑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复杂结构。没有现成的脚本，没有既定的公式，也没有严格界定的先例可循——这款开创性時計的组装之路唯有凭借匠心开辟。仅制定组装方案，尤其为所面临的繁多工序设计并制作专属装配工具，罗曼和约安就需耗时逾六个月。每一枚腕表仅组装步骤都近乎耗时一整年，由罗曼或约安从头到尾独立组装。当制表师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时，便会迎来数月辛劳后私享的犒赏时刻：他们会在金质的宝珀铭牌背面手工刻名，再将这份荣耀固定于自己亲手打造的精妙机芯之上。



